

论 农 业

〔古罗马〕M. T. 瓦罗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论 农 业

〔古罗马〕M. T. 瓦罗著

王 家 绶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 年 · 北京

M. T. Varro
ON FARMING

Translated by
Lloyd Storr-Best
G. Bell and Sons, Ltd.
London 1912

根据伦敦贝尔父子公司 1912 年版英译本译出

论 农 业

〔古罗马〕M. T. 瓦罗著

王家绶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4017·235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6 1/2
定价：0.84 元	

译者前言

瓦罗的《论农业》是西方著名的古典农业文献之一。这部著作忠实地记录了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提供了不少比较真实和饶有趣味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类社会(西方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生产实践状况,当然也可用以和我国同时期的生产实践状况作一番比较,因此,无论对西方古代史的研究,还是一般经济史、农业史的研究,这部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讲农业技艺方面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在两千年前只是一部实用的科技读物。今天译它的意义主要在文献史料方面,它比我国最早的一部巨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篇还早将近四百年,约当西汉时期。

关于本书的作者的资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列阿提人,生于公元前 116 年,曾在罗马向埃·斯蒂罗等人学习。他在政治上是庞培派,反对过恺撒,后来得到恺撒的宽恕,此后就一直从事著述,公元前 27 年以高龄去世。其他情况略见于英译本引言中的简要叙述,这里不重复了。

本书根据劳埃德·斯托尔—贝斯特的英译本(伦敦 1912 年版)译出,择要采用了这个译本的注释,一些烦琐的语义考证或内容过于浅近的注释删除了。

这部译稿的初稿完成于 1961 年。1963 年俄译本问世,我又对照译本,对英译本个别含混之处作了研究。1964 年我再次从头校阅一遍,又补充了一些俄译本的注释,1965 年脱稿。以后便是十

年动乱，译稿也跟着沉睡了十年。1976年以后，我再次校阅了译稿，现在把它献给读者。

译者水平有限，虽然主观上力求做得完美些，但力不从心，错误、疏漏之处必定难免，恳切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译者

1979年国庆前夕

目 次

英译者序	5
英译者引言	7
第一卷 农业	
第一章 引言	17
第二章 农业的目的和范围	20
第三章 农业是一种技艺	29
第四章 四个要素	29
第五章 农业科学的分科	31
第六章 土地	32
第七章 地点	33
第八章 论葡萄的修剪	35
第九章 农地	37
第十章 土地的测量	39
第十一章 农庄上的建筑物	40
第十二章 农舍的位置	41
第十三章 农庄的院落和房屋	42
第十四章 篱笆和围墙	44
第十五章 以树为界	45
第十六章 一座农庄的四邻	46
第十七章 农庄的设备——奴隶	48
第十八章 农庄上人员的数量	49
第十九章 关于生产工具(半哑的)	52
第二十章 牛和牵引牲畜	52

第二十一章	狗和四脚家畜	54
第二十二章	生产工具(不会说话的)	54
第二十三章	农作物	56
第二十四章	橄榄和植树	57
第二十五章	葡萄树	58
第二十六章	葡萄园	59
第二十七章	时令和季节	59
第二十八章	一年的划分	60
第二十九章	第一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一季)	60
第三十章	第二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二季)	61
第三十一章	第三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三季)	62
第三十二章	第四分季(八个分季的第四季)	63
第三十三章	第五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五季)	64
第三十四章	第六分季(八个分季的第六季)	64
第三十五章	第七分季(八个分季的第七季)	65
第三十六章	第八分季(八个分季的最末一季)	65
第三十七章	月亮和一年的六部划分	66
第三十八章	施肥	67
第三十九章	繁殖的方法	68
第四十章	播种、栽培和接枝	69
第四十一章	接枝和插枝	72
第四十二章	播种紫花苜蓿	73
第四十三章	树状的紫花苜蓿	73
第四十四章	一般庄稼	74
第四十五章	植物的生长	75
第四十六章	植物的习性	75
第四十七章	作物的管理	76
第四十八章	谷粒	76
第四十九章	干草的收获	77

第五十章	收割	78
第五十一章	打禾场	79
第五十二章	打谷	79
第五十三章	拾落穗	80
第五十四章	酿酒	80
第五十五章	橄榄制品	81
第五十六章	储备干草	82
第五十七章	谷仓	82
第五十八章	储藏豆类和葡萄	83
第五十九章	储藏苹果	83
第六十章	食用橄榄	85
第六十一章	橄榄汁	85
第六十二章	保存和消费	85
第六十三章	谷物出仓	86
第六十四章	橄榄汁的制造	86
第六十五章	酒	86
第六十六章	白橄榄	87
第六十七章	胡桃、枣、无花果	87
第六十八章	吊果	87
第六十九章	出售的农产品	88

第二卷 家畜

引言	91
第一章 牧畜: 它的起源、声誉和实践	93
第二章 绵羊	103
第三章 山羊	109
第四章 猪	113
第五章 母牛和公牛	120
第六章 驴	127
第七章 公马和母马	129

第八章 马骡和驴骡134

第九章 狗136

第十章 牧人140

第十一章 奶和羊毛143

第三卷 小家畜

第一章 引言和献词149

第二章 各类的别庄152

第三章 别庄以内饲养的家禽158

第四章 泛论鸟类161

第五章 鹌鸟162

第六章 孔雀168

第七章 鸽子169

第八章 斑鸠173

第九章 鸡173

第十章 鹅179

第十一章 鸭181

第十二章 养兔场182

第十三章 野猪和其它四脚兽185

第十四章 蜗牛186

第十五章 睡鼠187

第十六章 蜜蜂和养蜂场188

第十七章 鱼池199

英 译 者 序

瓦罗《论农业》(Rerum Rusticarum)的这个英译本是以凯尔(Keil)的袖珍本为蓝本的,凯尔的本子是目前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本子,也是学者最容易得到的本子。在许多章节中,我大胆提出了一些有别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看法,这些地方我都在注释中指明并作了充分论证。为了说明我对原文所提出的许多改动,我要指出,凯尔本人承认他不过是恢复了公认是残缺不全的原本文字,作了一些确切无疑的改正,并且为进一步的校订扫清了道路。

在翻译拉丁文时,我把握的首要的一点是确切,就是说,要用英语表达出瓦罗实际上用拉丁语讲的话,而不是设想,假如他用英语写的话,他应当或是可能怎么说。把原文铺陈润色成为优美的译文,这在原作者并无此种优美风格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妥当的。作者的价值主要在其作品内容可贵,但其文字却十分难于理解。

对其他译本,我根本没有借鉴。我所熟悉的,如尼撒尔的法译本,帕迦尼的意大利文译本和克拉克的英译本(1800),这些都说不上好,而且是由一些对瓦罗的特殊的古旧用语显然是陌生的译者译出的。

注释是以独立地考察瓦罗所采用过的原始资料和那些引用过瓦罗的作者的著作为出发点而编写的,虽然,读者还可看到,我是完全不受约束地采用了新老注释家的意见的。我谨向为我引用其著作的著者,致以谢忱。

显然是过多的说明材料均予删弃,因为大家知道,这部书不仅提供给学者来论定,而且面向普通读者乃至实际的农民。为便于

那些“对拉丁文知之不多而对希腊文了解得更有限”的读者，译者又从加图、科路美拉的著作、《农业全书》等等中译出饶有普遍趣味的章节以飨读者。……

这里谨向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阁下致以谢忱，感谢他慨然允诺我利用巴底亚图书馆丰富藏书之雅意；向帕德雷·贝内德托·德尔·格雷科先生致以谢意，感谢他指引瓦罗的别庄和他在卡西诺的乌舍的遗址，并对许多地志上的难点予以富有价值的解说；向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致以谢意，因它允许我利用它的藏书，这些书是我很难或竟完全不能从别处得到的；最后，仅向慷慨、热心的出版者贝尔父子公司致以谢忱。

英译者引言

说来奇怪，在瓦罗大量的遗作中——他在给《海布多玛底》(Hebdomades)作的序言中告诉我们，他已八十四岁了，写过四百九十卷书——这部《论农业》是留给我们唯一的一部算是比较完整的著述。《拉丁语论》(De Lingua Latina)有二十五卷，目前只剩下六卷，破损得很厉害，而他的所有其他著述——诗歌、讽刺诗、文学评论、文法、语言学、科学、历史、教育、哲学、法律、神学、地理学、考古研究——除一些断简残篇为迪昂尼西乌斯、普林尼、盖利乌斯、马克罗比乌斯及基督教护教论者所保存外，其余全部佚失。其作品质量不高，这一点无需感到奇怪，但整个古代对其不可比拟的价值，意见是一致的；在科学和文学的许多领域里，无论生前还是他死后数百年间，他都是最高权威。教他文法、考古学和神学的大师埃利乌斯·斯蒂罗和尼基迪乌斯·费古路斯，在他活着时的硕大身躯旁都变成了侏儒，而当他逝世之后，他的声誉世代相传与日俱增，“所有学者众口一词誉之为人类中最有学识的人”。在黑暗时代(中世纪)他的伟大的形象在阴暗中显现，而在文艺复兴的曙光中佩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歌颂他为罗马的第三大人物，把他与西塞罗和维吉尔并列：

Varrone il terzo gran lume Romano.

确实难以理解何以他只有如此少的一部分作品得以逃脱掉死神维娜斯之手？这位大神只放过了一部比较小的作品，而且是当瓦罗已成为一位老人，“打点好行囊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时”写成的作品。一部伟大的著作，也许是他最伟大的著作，在所有其他作品中

现代人无疑将首先愿意选出来保存的——人和神的古代史 (the Antiquities Human and Divine), 四十一卷——流传几近一千四百年, 然后在一家当铺里消失, 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佩特拉克在他的一封“致赫赫有名的死者的信”(那是写给瓦罗的)中说, 他曾一度有过这些书, 而这些书的遗失曾使他陷于永恒的渴望和悔恨的折磨中。他曾把这些书借给了他的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在贫困的压力下典当了这些书, 而在这些书能够被找到并且赎回之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这些书的下落。我们的这部《论农业》也几乎经受了相似的遭遇, 虽说十六世纪流传着《论农业》的几种抄本和印本, 它们的字迹严重残缺损坏, 往往难于理解——这些都来自一部非常古老的手抄本, 这个手抄本当时保存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图书馆里, 而在十七世纪失传。幸亏安哲罗·波利蒂安(1482)和佩特鲁斯·维克托利乌斯(1541)保存有原本的文字, 这样伟大的德国学者凯尔才能于近年使我们得以见到这样一个相当好的、有价值的版本, 看来人们有可能通过推测性的校订而对之大大加以改进。

这样, 由于《论农业》成为所有拉丁作家中最勤奋、最渊博、最著名(除去两个例外)的人物所写的, 实际上是完整地传到我们今日的硕果仅存的著述, 所以就值得我们详细地考证一下它创作的情况。公元前46年, 瓦罗当时已七十岁, 从政治舞台隐退, 而在同恺撒和解以后, 恺撒待以上宾, 分配给他适宜的工作, 于是瓦罗以全部精力投身于著述。此后他又活了近二十年, 其间发表了伟大的理论著述之一《拉丁语论》(约在公元前45年, 这部书是献给西塞罗的)以及许多小部头著作, 如《海布多玛底》(公元前32年)、《教养之书》、《罗马人民史》等等, 这些书的目的在于实用, 同时打算普及科学知识或是激发未来一代人的爱国热情。这部《论农业》则属于第二类。这是一部实用手册, 特别为他的刚刚购置一处庄园的夫人

丰达妮娅写的，一般说来这部书也着眼于给后人看的，可能企图说服国人回到那“神圣的农村”，过那种“不仅是最古老，也是最完美的”生活(iii,1,4)。虽说这个目的是奥古斯都时代早期多数伟大作家有过的想法，可是看来没有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常见的论点，即瓦罗的作品系受命于屋大维而作，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即屋大维在公元前36年，正当瓦罗写《论农业》时，竟会充分考虑到用和平的技艺使他用武力夺取过来的一个国家恢复生机。

《论农业》这部书是在瓦罗八十岁时写的，并且好象和他的前几部著作是在同一个地方写的(Cic.Phil.,ii,40)，就是在他卡西诺姆的农庄上，也就是他第三卷里提到的那个“博物馆”中，紧挨着他详细描述过的著名的鸟舍(iii,5,9,等)。庄园的遗址至今仍可见到，沿拉底多河有四分之一多英里。卡西诺姆的居民指着一片面向拉底多河中的一个岛屿的灰色的破碎的砖石建筑物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室和去世的地方，因据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iii,7)所说，M.瓦罗在这张卧榻上去世时，结束了他的崇高的业绩。

这部作品当时的目的在于实用，不过也很注意其文字方面，因为象加图那样对农业这个主题的作品，只把往往是互不联系的零散事实随便凑到一起而还希望找到读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因此瓦罗采用已为西塞罗在其修词学和哲学论著中用得流行的那种方式，并且通过真人之间的假想对话展开了辩论，也象西塞罗那样，注意避免时代错误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每一卷中的对话都衬托着一个适合的背景，一个单独的引言、献词和它自身的小小的情节。时间和地点都是经过细心选择，在多数情况下对话者的姓名都暗示着讨论的主题。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必须承认，它并非十分成功，语言有时零乱不整，时而出现短促而又佶屈聱牙的句子，时而出现冗长又常是不合语法的句子；会话变成演说，根本欣赏不到西塞罗的那种优雅自如或是科路美拉那种优美的明快。可是却

有这样多干巴巴然而尖刻的幽默，刚毅坚强的爱国热忱，强烈的感情，而且随处有真正的诗，至少含有诗意（例如卷三中对蜜蜂生活的描述），城市和农村田园生活的一幅幅小小的画图是如此的生意盎然，不由得使人感到没有一部写得更好的作品也可以了。此外，瓦罗的文体有其本身的某种风趣、生动，人们读了就会喜欢它，对它进一步钻研，始而使人感到惊奇，终于爱上了它，即使说文字粗糙、晦涩也并无影响，他的文字风格跟他的伟大的朋友和对手的平易流畅截然不同。

作为一部科学论著，《论农业》公认有显著的优点。为了写作这部书，瓦罗运用了渊博的学识，实践经验以及从旅行许多国家获得的有关这一主题知识的第一手材料，并把这三方面汇集的资料加以鉴别、提炼、整理。尤其令人惊异不止的是采用方法的完整，就这一点而论，即使在今日也难于把这些材料组织得如此精密和清晰。瓦罗把他的那些复杂而又难于驾驭的主题区分得自自然然，分类有条不紊、十分科学，剪裁合乎逻辑而且通篇首尾一贯、一气呵成。现代的农民能否从瓦罗的著述中获得任何益处，这是农业专家的问题，但是毫无疑义，这些操作方法是通过对最富于实践的民族的千百年来逐步地精心制定的，而且十分成功地得到了运用，直到意大利的农业受到外国的竞争（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被摧毁为止，这一点必须认清。这些方法瓦罗是费了很大力气来描述的，因此，我们通过他得到一幅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庄园的非常清晰的图景。同时还有许多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实，如高卢地方使用泥灰作肥料，使用植物炭代替盐，使用储粮的地窖，花色鹅的不完全的驯化，野生状态的牛、马、山羊、绵羊和鸡的分布，当时在意大利发现的本地产牲畜的形态与今日在那里生长的牲畜的形态之间的差别，凡此种种，以及许多其它的论述，看来都应受到自然科学家比以前更多的重视。

顺便说一下，在这几卷有关农业的书中还生动地描述了罗马极少数人所拥有的大量财富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穷奢极欲，选举中的骚乱和腐化，暗杀的频繁，粮食价格，栽培向市场出售蔬菜的菜圃，农庄的平均收益，宁愿临时雇工而不使用奴隶——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新奇的事情在这几卷关于农业的著述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说明。

第一卷，关于农业本身，开始是全书的一篇引言，接着叙述处理这一主题的方法。全书是献给他的妻子丰达妮娅的。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瓦罗对舞台背景的精心设计。第一卷讲土地的耕作，背景是在提勒斯（土地）神殿，而时间则是播种节。丰达妮娅这个名字暗示田庄，别的名字如营造官丰迪里乌斯以及对话者之一，瓦罗的岳父丰达尼乌斯也是这个意思。阿格里乌斯、阿格拉西乌斯（与土地有关联）和斯托罗（吸枝）则是其他对话者的名字。

第二卷谈论牛、马、猪、绵羊等等，因此这一卷就献给图尔拉尼乌斯·尼格尔（在翁布里亚，其名是牛的意思），对话者则有瓦克奇乌斯（母牛），他谈话的主题就是牛；阿提库斯，他论述的是绵羊（阿提克绵羊是一个良种）；斯科罗法（母猪），议论的是猪。地点大概是伊皮鲁斯，因为那里饲养良种的牛，时间则是牧人节，是伟大的牧人节日，又是罗马城的誕生日（罗马是由牧人奠基的）。

第三卷谈的是罗马人称谓的家禽饲养，在庄园附近饲养诸如鹌鹑、画眉、母鸡、孔雀、珍珠鸡、兔、蜗牛、睡鼠、鱼和蜜蜂，因此这一卷献给了克温图斯·皮尼乌斯（其姓作羽翅解），麦路拉（画眉），他谈论的是鹌鹑和画眉；阿皮乌斯（拼写与“蜜蜂”这词相似），他谈论的是蜜蜂。本卷出现的其他名字有费塞利乌斯·帕沃（孔雀），米努西乌斯·皮卡（椋鸟）和佩特罗尼乌斯·帕塞尔（麻雀）。读者会相信，这种粗犷的文体，乡土风味很重的质朴的语汇——象用了一些 *tabani*，缩小词如 *satulli* 等等之类的

词,都是为了和主题和谐一致而细心选择的,并且作者打算如实地表现出罗马乡绅的日常谈吐。由于存在这一前提,因之我们也不幸看到了他保留下来的所有作品中的粗糙、混乱和不成样子,也许只有象梅尼皮埃那样的早期作品算是例外。道理恐怕是瓦罗过分崇拜古器物上面的“可敬慕的铜锈”,同时也由于过多地考虑、摘抄恩尼乌斯以前作家的文章从而毁坏了自己的文体,因为这些作家根本不关心用散文体写的作品的形式,于是在《论农业》里还保存着大量当时的乡土词汇和常用谚语,其文体之生硬和枯燥由瓦罗从一个在拉丁文中还没有过散文体的时代而流传下来。这种文体的粗犷常常引起古人的注意。昆提里安指出过这一点,奥古斯丁在《天主之城》(De Civ. Dei, vi, 2)里论述瓦罗时写道,“虽说他没有语言文字的美,可是他博学多闻,文章里智慧的箴言比比皆是,以致在我们称之为世俗的,而异教徒称之为自由的整个知识领域中,他在讲求实际的学者眼里被认为知识渊博,就象西塞罗在文体爱好者眼里显得韵味无穷一样。”可以肯定瓦罗作品的艰涩难读——圣·奥古斯丁(xix, 1)不得不常常重述他的文字——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只有这么少量的著作流传下来,而那些用了瓦罗作品中的事例,重新写过,更加优美地表现了它们的文章,人们自然就喜爱读了。由于指明了这一点,我们就无需再征引以下的故事。故事大概是马基雅弗利或是卡但编造的,即格列高利大帝为了掩盖奥古斯丁剽窃瓦罗的作品,竟然下令把瓦罗的作品焚毁。

从西塞罗的信(Ad Att., iv, 16 等处)中可以看出,在他那些以会话形式写成的著述里,他很注意避免时代错误,避免引进任何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来使读者吃惊。那些参与对话者都是实有其人,知名人士,而且每一句话都跟他那早为大家所熟悉的个性一致。我们根本找不到虚构的人物和对历史的歪曲。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更为精确更少虚构的瓦罗也是同样地注意这些的,而且在